

桑名前
脩遺書

養

病

漫
錄
片山恒齋先生著

全

桑名前修遺書編纂緒言

白河文學ノ盛ナル生等夙ニ之レヲ聞ク然レモ其跡邈焉タリ其存スルモノ幾許ゾ歲月ノ經過ハ之レヲ朽腐ニ属セシメ之レヲ埋滅ニ歸セシム此生等ノ愛惜措ク能ハザル所ナリ抑モ亦タ後進ノ因テ以テ感觀興起スベキモノ同郷先覺者ノ遺稿ニ如クモノナカルベシ生等菲薄ヲ顧ミスシテ敢テ妄リニ諸先覺ノ遺稿ヲ編集セントスルモノハ今ニシテ之レカ保存ノ法ヲ講セサレバ今存スルモノト雖モ終ニ復得ヘカラザルニ至ランコトヲ恐ルレバナリ是レ一ハ以テ同郷先覺者ノ名聲ヲ不朽ニ傳ヘ一ハ以テ後進獎勵ノ資ニ供セント欲スレバナリ希クハ同志ノ士贊助セラレンコトヲ

規約ヲ定ムル左ノ如シ

- 一 諸大家ノ遺稿ニテ詩文ハ勿論其他隨筆雜錄逸事等一切採集シ得ベキ限リヲ採集シ以テ同志ニ分ツ
 - 一 毎月一回十五日ニ發行スル
 - 一 但シ採集及經費ノ都合ニ依リ紙數ニ多寡アルベシト雖モ大概半紙判十二行廿五字詰廿枚内外トス
 - 一 月費金十錢前金タルベキ
 - 一 材料ハ可成的多カラシコトヲ要ス故ニ當本部ニ於テ未タ所有セザル材料送附ノ方ニハ其冊子一部ヲ呈ス
- 附白
- 一 全部終結ノ上ハ各先生ノ詩文ハ各別ニ之レヲ套冊トナシ保存シ能フベキ方法ニ從テ刷行スベシ
 - 一 一冊ノ紙數ハ豫メ期シ難シト雖モ同志者ノ増減ニ因テ紙數モ亦増減スベシ從テ成功期限ニ長短ノ差ヲ生スベシ依テ各位ノ熱心ニ同志者ヲ勸誘セラレンコトヲ希望ス
 - 一 校正ハ秋山先生ニ囑托シテ承諾ヲ得タリ

養痾漫錄序

予春首患咳嗽尋之腋間發一腫初甚小如桐子大按之不覺痛已發寒熱腫漸長大綿延三旬醫曰腫不發痛不愈且戒以防風寒於是請告在家又二旬矣腫果覺痛數日而潰然寒熱未去猶在牀蓐春晝如年友體困憊祥卿日々來過與之劇談爲樂因以消日及病少愈把筆錄之十失五六雖不足存然此亦病中一樂事姑錄以當地日之一笑云文政甲申孟夏旬二箕山外史書于香雪堂南窓之下

養痾漫錄卷上

桑名 秋山 斷 校

古者易子而教者、恐傷恩也、然就傳以前、漫然無教、日入縱恣驕蹇、故養幼子法、欲愛而有法、如見客必拜、與人言必坐、飲食必有時等、是也、此皆以身教之、有過少懲之、必不言語煩聒、言語煩聒、最害兒性、要在不失其樂意耳、

欲兒嬉也、把菓餌欺之、欲兒怕也、說鬼物誑之、移情性於冥女之中、不為小害、可不戒哉、

嚴中之寬、人服、寬中之嚴、人恨、寬人所喜、嚴人所惡、始以所喜施之、後必難繼、古人食蔗曰、漸入佳境、可以論治道、可以悟交際、柔病因循、剛病悍制、柔蔽昏愚、剛蔽暴戾、因循故至于昏愚、悍制故為暴戾、人生病痛雖多端、細推之、不出此二者、

喜機權人、不可與處、能害人心術、有我必人、不可與論、使人有爭氣自棄者、不可共事、使人怠惰、

要看身甚重、亦要看身甚輕、蓋看身重、則不敢負天而容于不謹矣、看身輕、則不至徇耳目而累其靈臺矣、然非看身重于平常者、不能看身輕于變故也、爲君者、不能使臣自視重者、不能復使其自視輕、

信賞必罰、誠也、私意則其間、則賞罰與實爲二、二則不誠也、

凡處事、各有規模、有就大處起見者、有就小處起見者、就大處起見、多失於鹵莽、小處起見、多陷于固滯、人宜先看破已所偏、而後觀其是非也、

議論、觀人之得失、而不觀已是非、故爭毀譽、觀人之成敗、而不觀已能否、故易苟反之、則人品頓進一等、

富貴壞人、生於得之之易、貧賤壞人、始於欲得之切、得之一字、壞人無窮如此、可不懼哉、

大事非有度量不能承當、而度量生於識見、識見明、而度量大、度量益大、而識見益精、二者雖有先後、然亦相待而濟、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不見透二者之不足、動我、豈能容受而不淫屈、處富貴威武之間、不爲其所移、而後其不足淫屈我者益精明也、堪忍善善理、亦善成事、不可不擇也、

天地之生意、在人則爲樂意、故人不可無樂意也、淫于富貴者、爲富貴所搖、而失其樂意者也、濫于貧賤者、爲貧賤所搖、而失其樂意者也、就下水之樂意也、炎上火之樂意也、故水在山亦下、在井亦下、火燎髮亦上、燒原亦上、顏子在陋巷、非樂簞瓢、其所樂亦如水火之在井亦下、燎髮亦上耳、

或謂余曰、余欲節縮用度、以積金錢、救族人貧寒者、何如、曰、節用救貧、固是美事、然此非欲救人而節用也、古人節浮費、自是常理、如此、家資有餘、出以救貧人、亦常理、自是如此、若欲救人而節用、此私意也、凡事行得是當、少涉私意、則不可也、豫讓復讎、事必烈、惜夫使愧後世一語、已陷刺客、夫復君父讎、臣子之職、豈有所爲而爲之、苟有所爲而爲之、南軒所謂利而卽是私意、

說話文章同一機也、無主腦、不分明、無警動、生厭倦、無收殺、欠精神、過煩易迷、過簡難解、明快意淺、含蓄有味、說理要含蓄、說事要明快、

議事欲衆、斷事欲獨、不衆則情理不盡、不獨則事機易失、書、心畫也、詩、心聲也、不須觀人、姑自反察之、適勁澹泊、沈着清新、輕浮陳腐、嫵媚激昂、發露一言一畫之中、不可掩也、貴學者默而

味之、

聲大者多粗、聲小者多姦、形豐者多富、神清者多貴、易喜者易怒、好與者好取、善譽者善毀、善諾者善負、小信、詐僞之漸、小廉、貪欲之表、非可以相人耳、自反自省、可知己之趨避也、

讀書者、以作者意讀之、不以己意讀之、而後得作者意、作者之意已得矣、其是非得失、可從而議也、今人讀書、開卷已有主張、故不唯不得彼意、亦不覺己見非也、

風俗、國家之元氣、忠信、風俗之元氣、下之事上、寧陷過誤、不當掩飾入詐僞、上之使下、寧失網疎、不當束縛使其飾過也、

大學章句、以可畏解嚴字、按、嚴者界限分明、不少假借之意、君子小人不遁于十目十手之所視指、其界限分明、無一毫假借、故可畏也、

本朝經學、古用古注、及僧玄惠、以濂洛學爲正、講程朱新釋于朝廷、見尺素往來、後復廢、及惺窩羅山二先生起、正學始盛于世、北畧准后忠義出于天性、艱難不悔、其所著正統記關城書、議論醇正、文章雅健、不知何處得來也、頃讀尺素往來、載其受學玄惠、最通資治通鑑宋朝通鑑、學果有淵源、玄惠著太平記、書南朝事、有是非違聖人者、豈所傳者止文字訓詁而實無所得乎、將其書傳于北朝、盡非其舊也、何所學之正、而所筆之曲也、羅山文集、不可不讀、國家典章制度、多其所擬定、實布帛菽粟之文也、史體有三、紀傳、編年、紀事本末、是也、觀其人之始終、而老其賢否、莫紀傳若也、觀一代之盛衰、而考其治忽之所自、莫編年若也、觀一事之原委、而考其得失、莫紀事本末若也、

或論文曰、字欲古、句欲新、字古免杜撰、句新免陳腐、昌黎務去陳言、亦唯如是、

古人著書、皆謄寫相傳、故佳者一出、至紙價頓貴、且校勘精到、字畫楷正、其不佳者、人輒不傳、後世印板一出、雖齊東野人語、一禍棗梓、數百千本隨出、此書之所以益多而益不可讀也、且印本易得、而謄寫愈苟、勢然也、

詩以風雅頌爲經、賦比興爲緯、民間歌謠謂之風、朝廷之樂歌謂之雅、廟中之樂歌謂之頌、雅有大小、宴享之樂、雅之小者也、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詞、雅之大者也、周室東遷、雅降爲風、重祭賜魯、告成功于周公之廟、故有頌、衛武之詩、以議論音節之大入于雅、皆周詩而有商頌者、因宋而存焉、其詞則善善惡惡、其教則溫柔敦厚、其義則思無邪、至矣盡矣、

東萊、人皆知之、其子好問、孫居仁、亦號東萊、見曝書亭集、

天龍川、一名天中川、見源光行海道記、

或論

王朝盛衰曰、威福之權、移朝廷大臣、而

王家衰、政出于大臣、而天下亂、天下亂、而關外之任重、遂併大臣而失其權、

鎌倉蝕于婦家、北條亡于家奴、刑賞濫、南北分立、尾大不掉、室町衰弱、織家斃于暴、豐公失于驕、好兵甲滅、不斷相降、大友以闖逐、大內以移亂、

史論宇治左府曰、受學信西、律身以正、善善惡惡、不少假借、其居官委心政務、賞罰公平、以其兄忠通居相位、尙詩歌、臨地爲非、故

時人畏之、稱曰惡左府、嗚呼、如史氏所言、顧不一正人哉、而時人稱之以惡、何名實之不相副、予考公事跡、初恃父愛、不善其兄、後以其女入內、與兄女爭寵、因以有隙、遂嗾新院舉兵、其意欲黜其兄、獨專朝政、此其心陰賊險狠、謂之惡左府、實不誣也、時人所畏、則不在此、蓋其人恃才好、持人短長、大言自欺、故時人畏其毒螫也、史不考其實、妄以一好人稱之、又以時人所稱實之、使人迷是非、豈不謬哉、

少納言信西勸賴長以學、後與論龜長筮短曰、君學有餘、可以止、不然、禍其身、賴長果死、保元之亂、人以信西爲知人、而論者譏信西以長才性爲學之非、予以爲信西真不知學、然正學不明、天下所謂學者、皆不出文字之間、且龜長筮短、古人辨論已備、豈待賴長之發明哉、而信西因其言而勸之廢學、蓋彼見賴長聞見已廣、

驕慢隨生，好欲上人，不及今戒之，恐其弊至，侮人凌物，以禍其身耳。後來下視其兄，不屑其所爲，嗾其上而亂天下者，病根在此，使其始不學無術，其驕慢必不至如此。然則信西可不亦謂前知哉！

豐公答朝鮮王書云：直入大明國，易我朝風俗於四百餘州，不知四百餘州何代所置，或以爲元制。後讀溫公傳家集，有慶曆七年賀赦詩云：驛書散出先飛鳥，一日恩流四百州。宋已有此語，非元制可知也。或疑此特舉大數耳，未必實有四百州也。

崑山德本勸人學問，此豈實知學之爲學哉！然亦叔世之所罕見。機山出師，集諸將熟議方略，當其紛々不決，默擇其善者，指先世所傳甲旗而誓，以決其議，與諸將約，誓言一出，不論策之得失，一意從事，以是一衆心，每大制勝。及勝，賴出師長篠，宿將皆諫，而勝賴亦用是法，人皆知必敗，死以徇事，無敢復言者。嗚呼！人用法而

扼

事成，法用人而事敗，凡事出忠信，何徒木之賞，徒木之賞，權宜之術，非永世法也。

藤原實衡聞鎌倉公北伐，欲出兵于白川關而拒之。既而慮其難守，退拒國見山，北條氏政不拒豐公於箱根，而坐城受圍。豐孺子不進據京師，而恃金湯，皆下策也。治水者以堤防水，不以堤受水，守禦亦然。雖然三人者，不足以語之也。

平右府征伐敵國，不殲其人則不止，故用力甚勞，而成功甚難。豐公一變，招撫先於用兵，服者就封故地，故不數年一匡功成。然其弊至，封功臣無地可割。

右府之討三好義繼，關白之誅明智光秀，此天下之大機會也。斡旋天地，運用乾坤，唯此是時也。右府不誅義繼，出師之名不明，則成敗之所以異，關白耶。

明智光秀、棄母徇功、固天地之所不容也、然於右府不爲無功、右府何以惡之之甚、右府嘗強酒光秀、怒其不飲、拔刀擬之、殆將刺、又怒容逋逃、掉髮以頭叩地、血流被面、又命饗神祖、怒其肉餒、舉足踏饗具、此數事皆所以招弑逆也、夫光秀不愛其母、豈愛其君、右府固當遠之、已近之、又辱之、可謂謬也、或疑時有人譏之、因假其手以逞已欲者、後世爲之所蔽而不知耳、理或有之、

信濃國、居天下之脊、東海道十五國、在其南、中山道八國、靡其東西、北陸七國、連其北、一支西走、又分向背、爲山陰山陽二道、又西踰海、爲西海九國、其南者跨海、爲南海六國、以水觀之、東出者爲利根川、南下者爲天龍川、西走者爲木曾川、北流者爲信濃川、國郡形勢、以水流推之、可知其大凡、近江國、諸水聚而爲湖、南吐

而爲宇治川、可知四邊皆山、獨缺其南也、

町屋川、出員辨郡、其水甚清而甘、漑之礪瘠、期年化爲膏壤、土人就沙石之地、種麥、皆能蕃盛秀熟、又以布帛漚曝數次、光白如雪、蓋水性沈重、能入物故也、

朝明川、河身皆細沙、水比町屋川、最清、善發茶味、水淫家以爲近郡第一、然灌之田畝、禾稼少實、蓋水過清、不足于甘也、大抵邦人品水、以斤量輕爲上品、漢人以重爲上品、甘則重、清則輕、理然也、城西諸山、土多石少、不唯艱得佳泉、溪澗多渴、上野村有一泉、出厓下、厓下皆小石子、涓々活流、清寒甘馥、大旱不少減、爲本府諸水冠、泉處修竹成林、草木秀美、其爲佳泉、可望而知也、山有石、善生雲、又善生泉、白川土人云、田土交小石子者、能耐旱氣、亦此理也、

本府瀕海、地甚薄、穿土不到三尺、輒得水、然悉作泥土氣、且海氣相通、往々帶鹹、不中飲、人家鑿井、皆不過雜用耳、唯地底有沙石處、水清寒可食、然屢濯衣巾、漸作垢闇色、可知非佳泉也、

養痾漫錄卷下

桑名 秋山 斷 校

祥卿云、洋走人遇颶、船主奔走舳艫間、勉勵水手、以自救、及其桅折舵壞、不可如何、坐舵樓上、徐唱棹歌、滿舟人心、因以鎮定、不然、皇遽失措、忽就覆溺、故也、兵法、敵及親營、將必下馬踞床、亦是意也、

舟人云、洋中遇颶、謹勿戀岸、蓋近岸海淺、故令放入洋、縱令飄蕩萬里、亦無礁石壞舟之虞也、人之處事、至於盤錯難解之處、多欲速稅駕弛肩、遂誤事、是言可以譬之、

某侯宮中女豎、以廿五歲爲限、過則出嫁、曰、不可使其失時矣、嗚呼、文王之澤、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者、亦此意之推耳、

此地多霜、然不甚害物、非如白川微霜輒殺物也、白川多霜之年、

竹木皆死、如梅桃諸菓樹、開花以前遇霜、皆不結子、土人曰、蕎苗高過一尺、其歲必多雪、未審果然否、白川俗以正歲插門竹葉生枯、卜其歲旱澇、亦有是理、嘗種芭蕉、每七八日、必開一葉、六月後生荀、葉開稍遲、及荀與母齊、而母不復生葉、蓋代謝之理、雖微物可觀也、房州館山人養節、以種樹接木為業、嘗以菊數種、接在一根上、到花時、紅黃紫白、各々相雜、又諸花卉欲枯者、臃腫難長者、針其節、灸其根、皆能繁茂、果堂云我松欲枯、灸其根、出土三寸許、能活、嘗試果爾、平地之農、肩擔山澤之農、背負各從其便也、關東之俗、好食、關西之俗、好衣、好尚異也、荒政不可不預也、舟楫通利之地、可一日出入數萬石之穀、故民

間藏穀雖多、皆不可恃、蓋歲儉穀貴、一舉出之、及為之制、已不可及、飢荒人死、大抵在正二月之間、三月則草芽已萌、可以食、南中地暖、冬月菜蔬不死、飢荒之年、隙地多種之、可以助民食、根實可食者、多不成、故莫如菜蔬、山間築陂蓄水、不惟可為旱備、近山草木亦易長、築堤之法、鑿地深廣各五六尺、長竟堤身、以土細軟者填之、築牢為基、就上築堤、高卑大小如法、忌以木石雜之、如此、堅固耐久、且水不滲漏、長無決壞枯涸之患矣、沿河隄防、宜多植竹、竹根盤錯、能護堤身、後年繁茂、材足用、栗木堅韌、在土不朽、而善生瘠地、此地殊乏、忍侯在封時、以子給民戶、各種之、後民以樹陰害圃、稍々伐之、卒無存者、此未得其方

也。今擇城西諸山谷一二所，課勞近民戶，一戶種十株，百戶可得千株。如此十年之後，良材可用，其毬可薪，其實可食，利亦不少。大凡興利，當爲民謀，民已富，其利何之？唯患無耐久試之之人耳。我邦良馬，把地名或所騎人官名，配毛色呼之，如信濃黑、甲斐黑、大夫黑，是也。六朝已有是稱呼，齊龍驤將軍所騎赤馬，爲龍驤赤，見南史。

六淵曰：諸飛走動物，皆可馴，唯毛色純者難馴，如猿可教以舞曲，然一放之，逸去不回也。

下毛太田原驛西原上，夏日曉霧中，隱然有人馬，貫甲插旗，各執器械，陸續相屬，頃刻消滅，土人謂之蒲蘆，不知何謂，蓋亦山市類也。

吉田平三在白河，嘗入山溪，山上忽然有聲，有物直立，高五六尺，

如逐物狀，審視之，一黑蚺蛇也。平三有膽氣，擁刀倚樹而立，蛇不敢近，蜿蜒踰山而去。平三云：蛇無他異，眼比軀殼甚小，唯有光爛然射人，聽之祥卿。

常陸國筑波山，溪漲岸崩數十丈，出一龍顛骨，高四尺許，雙角劍牙，似畫家所描龍狀。國主聞而取視，土人今藏牙數枚，祥卿所善醫生，嘗過而親觀云：然未審真龍骨否。

宋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平遠山水，其平生得意者凡八，此今所謂瀟湘八景也。元人以來，始大行于世，吾邦仿之，諸國郡鄉邑，靡不有八景存焉。而琵琶湖最著，其尤俗者，畫琵琶湖全景于一幅中，就各處畫雨、畫月、畫雪，似俗所謂狐狸嫁娶天氣，成何畫趣哉。真可笑也。

今人往往以十樣錦雁來紅老少年爲一物異名，詩中混用無別，

霜後葉通紅者、雁來紅也、一半紅者、老少年也、夏月即青紅相錯者、十樣錦也、命名各有所指、豈可漫然混用哉、

白川河鮮、山目魚爲第一品、其狀細鱗有斑、似鱗而小、好生清流、鱖小年魚、亦有時而至、然如流寓賢者、郡志雖收入、要終非吾物也、

黃連黃芩石菖白礬四味、水煎洗目、治眼患、咀生竹葉、敷創上、能留血、屢試有功、

予與大森親長飲、劍工宗平家、時鍛劍新成、刃長三尺、親長彈而歌、少陵短歌行、淋漓激昂、此飲也、壯與果堂從毅齋先生上櫻山、秋氣清肅、紅葉滿逕、燒松毬而溫酒、時歌招隱歌、此飲也、幽、月夜泛南湖、微醉思渴、引手採蓴、啖之、此飲也、適予遊常州、憇那珂港、北風迅急、海濤如山、震撼天地、買得一樽、坐面海店上、引滿自酌、

此飲也、快、予徙是地也、奉母携妻子、押官物、晝奔走塵埃、夜整勅行李、不得頃刻安眠、既抵是地、顧瞻滿堂、經歷數百里、舟車無恙、團欒相語、舉杯相屬、此飲也、歡、枕上一想、書以附一笑、

蔡蒙齋寄弟良齋詩、題曰寄良弟、此截別號字、配排行而呼之、秋厓次韻朱子插花臨水爲誰容句、曰誰牽薛荔采芙蓉、以容貌之容、爲芙蓉之蓉、此亦一法也、

偶讀李泰伯詩、詠雨、徑草微滋垂粉汗、砌沙圓滴簇蜂房、描得頗極刻畫、然乏風韻、未如來時檣葉疎々響之有致、又讀史、若向大臣求賸姪、當時誰肯議通和、凡任國事、把作自家事、則必不到誤國、夫稱小人者、無他、唯在如視秦人肥瘠、與占利便耳、

攝州金龍寺、以櫻花名、

一法公移其種子照源寺、賦詩賞之、恭錄、寸陰可惜勢陽春、山寺

榮

櫻開招雅賓，今日遨遊爲賞詠。金龍名品遠移新，又孟春臥病欠
 榮觀，今日櫻花開十分。幸有海濱廟堂地，逍遙艷景逐殘醺。一時
 奉教和之，錄三宅正堅排律，金龍名種世間聞，萬朵千條發十
 分。洛藥謾言誇絕色，蜀英誰見吐奇芬。未論殊域遙超類，也識本
 朝尙出群。白晝長臨大始雪，黃昏悞入垂天雲。氣含淨露人々襲，
 香帶光風院々薰。蜂奏急腔聲斷續，蝶飛長舞影繽紛。錦心繡口
 清詩賦，珠盞玉杯美酒醺。賓主一臺真二妙，賞花開士對
 明君。

憐

隣道公集善詩諸臣，爲中秋賞月宴，服正覽詩，綺筵不獨醉南樓。
 對水薦杯梁苑遊，此夜平臺池上月，風流自屬白河秋。吉村宜元、
 一輪明月上城頭，此夜趨陪攀玉樓。江水影清何限興，琴樽乘醉
 對中秋。關戶昌雄，瑤臺初賞白河秋。月朗梁園玉樹浮，銀漢影明

池水色，樽前授簡賦高遊。滕長美，清秋爽氣滿江臺。明月長宵積
 水開，烏鵲影翻銀漢出，魚龍浪靜夜珠來。霜生礎杵寒聲響，露滴
 梧桐木葉催。定識西園陪宴客，承恩誰擬仲宣才。
 白川城東里許，有擲目村。府城古墟存焉，故教授東陵先生有懷
 古詩，一時大夫士以下，唱和數十人，錄在板。揭土神廟楣上，錄一
 二。松定保詩，群峰秋滿碧流涓，昔日關城誰得知。唯有虛墟神廟
 在，丹楓相映夕陽時。南元規，古城蹤跡幾千年，山傍熊河絕壁懸。
 今日蕭條人不見，荒園秋色有誰憐。山良顯，荒城蹊路白雲間，千
 古丘園人去閑。唯有于今秋色好，滿林楓葉照空山。中維年，遺壘
 據山草樹迷，古城陳迹極攀躋。愁看郭外東流水，送盡繁華終不
 西、
 林天門，房州館山人也，嘗見一絕于祥卿處，清新可誦。池水溫暾

暖可漁、曲灣如練似、秋初、一程石路當山轉、紅葉村南人賣魚、
童携霹靂琴、洞蓄神仙冊、一蹊何處通、江上數峰碧、余嘗觀山水
圖、上題是詩、有一小印、曰笑隱、頗有道氣、未詳何人、
余西來日、訪岡崎昌光寺、住持萬空、見出示詩數篇、清艷動人、畫
遊、西湖夏晚動新涼、桂棹蘭舟載越娟、日落人歸歌吹寂、一汀風
露藕花香、又幽人曾約問山房、日喚樵青爲掃牀、乾鵲數聲竟無
信、落花流水送斜陽、

蒙齋先生嘗除夜有詩云、半生南國客、今歲故鄉人、先生頻年行
官江戶、此詩喜其適在鄉守歲也、今先生遂家江戶、爲南國人、仕
官者無定居、蓋如此、
我友上村養齋、詩文皆可誦、卒後問其稿、已散逸不存、頃檢篋中、
得二首、足亦見其一斑、野望、小春斜日暖、詩步自寬、新雪遙峰

白、殘楓小路丹、清川潛魚出、古木宿鴉寒、喜見村醪熟、茅檐杉葉
團、土俗九月酒熟、賣酒家檐上懸杉葉、剪使團、以爲招牌、即是也、
又送蒙齋先生、白露秋光梧葉落、金風夜色雁聲來、明朝匹馬天
涯去、我等文章何處裁、

翠關君夙好山水、其在政府、猶屢命駕探勝、嘗遊豆州、有詩云、泉
石烟霞病此身、今年何幸恣遊春、山程水驛諳風土、夜雨晨霜慣
苦辛、東海恩波天外濶、富峰祥氣望中新、歸來試向朋僚問、探勝
如吾有幾人、實非虛言也、

祥卿出純齋江山圖、使予題一絕、純齋房州人也、屋後層巒繞水
灣、連津修樹午鷄閑、我亦往年經過客、依稀猶認房州山、
堂弟子道幼有詩才、爲先輩所推、頃寄一詩、清絕可誦、宵分獨坐
絕喧嘩、酒渴解來時、煮茶妙處特知人、定後、花邊淡月月邊花、

朋友零落不少，如北島宜哲植木克荷青木重任，皆有才思善詩，北青二子妙年蘭摧，求其遺篇已逸，唯得克荷一律，錄于此，客愁真萬斛，行路晚冥夕，雲擁山村暗，風搖野竹青，人生多過歷，歲月不留停，今夜投何處，日沒長短亭，克荷有故去鄉流寓長沼，今不知其所在，此詩似為識。

裁

余與青子彪交久，性好作詩，然不甚惜，嘗有題画一律，非其得意者，然余恐其亦散逸，今錄于此，泉源田家近，新水滿烟汀，野老栽花逕，那侯喜雨亭，長松圍屋碧，垂柳入門青，堤畔人來去，年豐杖屨寧。

批

懶叟津藩人，有故辭仕，隱南總百首集，諸生教授，自號批把園，與俗客往來，稱長兵衛，其在津藩，稱北宮勘解由，土人初不詳何處人，有問之者，笑而不答，卒後檢其遺物，而後知之，嘗有一絕，亦足

見其為人，臨池夫子巧脅肩，賺騙村童食筆研，莫道千金當一字，近來不直半文錢。

柳枝密鎖澗流隈，簑笠尋幽呼渡來，家在輕烟圍樹處，一村雨霽杏花開，祥卿曰，此房人中川立敬所作，立敬亦一奇人，其性愛客，家貧朝夕兼食，猶召書生寄食自喜，余觀其詩，莫大過人者，然予遊房州日少，所見詩不多，故錄以存云。

豐西坡我鄉先輩，頃得舟行一絕，早起開窗夏氣清，釣舟携友忽乘晴，納涼載酒平波裡，先向鵝州一葉輕，邦人謂鵝鵝為鵝洲，在松岡成海岸數百步，鵝鵝常群，故名，詩稱鵝州，用邦語也。

廣川直養嘗赴白川，途宿杉戶驛，怒逆旅小廝無禮，手及數人，自屠腹而死，其性激烈，不受人挫辱，如此，然好作小詩，清婉不似其為人，夏日雨後山中，蜀鳥鳴，駐筇處，弄新晴，竹風荷氣無炎暑。

一逕繞池十里程、予往年、在東都國費、與今白川侯文學前田修相識、客歲移封之際、屢得以事相見、將發、留詩作別曰、一別若溪事、易、天涯十載、歎疎隔、誰知今日桑梓鄉、君作主人我作客、修次韻見示、金蘭交誼、情何易、唯嘆平生雲樹隔、舊話僧房半日閑、他鄉似遇故鄉客、蓋餞予于蓮峰寺、故云、

客歲移封、井峩山先父兄而至、有詩、五口之家十僕夫、尊親耄老要人扶、驛亭千里秋光老、寒透征衣薄、無肺腑流出之言、讀之、使人有看雲之想、

讀峩山癸未稿、採錄一二、發竹岡、辛勤跨馬涉林丘、聊抱微痾空自愁、閑却溪山風景好、一詩都不到心頭、旅館久住總州碧海涯、釣竿終歲弄漣漪、主人休問那廷事、親戚官名亦未知、示小野生、

平日讀書動說天、纔臨小事便茫然、抵緣見得行間墨、辜負牀頭往聖編、

祥卿富津十絕皆佳、予特愛其相豆如烟浪如雪、總州亦是似房州句、亦字多少感慨、

紫山漫吟、佳句頗多、如微雨長亭柳、夕陽前路花、搖落秋深滿城雨、西風菊瘦一籬霜、又一庭風露疎桐月、無限秋思是此中、皆其得意者也、

毅齋先生嘗掌邱中學舍、後爲藩學教授、邱中門人、祖道千住驛、皆戀々有難別色、先生高吟曰、悠々天地皆行旅、何必今朝是發程、一闕而別去、

詩有境界、有身分、我輩宜就身分上而求其境界、古人以燈火歸院落、歌管下樓臺、爲觀富貴者句、此唯得富貴境界、而不得身分、

丘

故字々富貴而不免爲旁觀者之語也、霞岳距城不遠、最宜遊觀、予嘗有一律詩、以記所見、實來是地後第一詩也、故錄于此、傍丘竹樹細蹊通、佳處乘喧聊一窮、弊麥鋤山不遺利、魚鹽稅海有餘豐、參差帆落新晴外、絡繹人還斜照中、澤國晚冬春亦似、籬梅開遍野村風、

跋養痾漫錄後

字書云痾亦疾也、人之百疾皆係於氣者也、但疾也者、氣失于平而然也、痾也者、身失于節可有此疾而致也、蓋療者治之正者也、養者治之工者也、文武二者士之本業、武屬剛文屬柔、故養痾須依文也、矧君彝之於文詞夙達且嫻乎、人之於技苟不達則不娛也、以其所不達而欲娛其心則不能也、傳云三折肱知爲良醫、舉已之所飽試者施之人之所憂、且治之不以攻擊之猛、而治之以工柔、使之樂不苦、讀書之娛與養、同功於不識不知之中、疾苦蠲除焉可喜也、今歲正月、君彝寄書兒忠、一曰身在遠地不能報多年教督之恩爲恨、不識漫錄之養我於披閱之間、與在視藥餌之寒暖其功萬々、予今痾向愈、於醫人則致餽謝勞、於君彝之謝則即以斯序云、

丙戌

文政九年戊申仲春上巳時春雨後桃花浪新漲乃汲取八丁隍楓橋下水磨墨書於肥亭西窓下只恐腕力未復猶病夫之容體以成諸盟遠想之憂

屏知廣瀨典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君、予、共、藩、之、讀、書、人、君、彝、以、此、養、痾、予、乃、以、是、得、疾、賢、不、肖、相、去、固、如、此、我、友、冠、山、老、公、岡、本、花、亭、共、同、庚、今、年、六、十、有、足、強、詩、凡、有、花、柳、地、莫、不、游、即、有、詩、書、以、見、貽、予、亦、與、之、反、賢、不、肖、之、去、不、獨、文、章、）

君彝及予共藩之讀書人君彝以此養痾予乃以是得疾賢不肖相去固如此我友冠山老公岡本花亭共同庚今年六十有足強詩凡有花柳地莫不游即有詩書以見貽予亦與之反賢不肖之去不獨文章

文政九年五月望

蒙齋典謹錄

廣告

本編ハ片山先生ノ遺稿ナリ今ヤ廣瀨先生
 ノ文集結了ニ近シ次テ片山先生ニ及ブ豫
 定ノ處其遺稿所藏者江間政發君前約ニ背
 キ遺稿ヲ貸サズ不得已僅々此書類ヲ以テ
 前修ノ列次ニ充ツルノミ

三重縣伊勢國桑名郡桑名町大字内堀六拾番屋敷

發行所 桑名前修遺書編纂取扱所

全

明治廿五年八月十二日印刷

編輯兼印刷人

佐治爲善

三重縣伊勢國桑名郡桑名町大字矢田川原百六拾九番屋敷

同兼發行人

星野恭藏

明治廿五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三重縣伊勢國桑名郡桑名町大字内堀九拾六番屋敷

印刷所

育文舎

(非賣品)

